



天津市中医药非遗项目展示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
协办

开栏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中医药是重要类别之一,全国各地有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大力支持下,现开设《天津市中医药非遗项目展示》栏目,旨在挖掘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精华和价值,促进其传承、传播和发展。

刘琪瑞 山东省郯城县人大常委会

“苍耳子,手儿多,跟着妈妈住沟坡。看见谁从身边过,扯住衣角笑呵呵。”这首儿歌说的是浑身带刺儿的苍耳子,像一群粘人的孩子。深秋时节到郊野游玩时,一不小心就会粘一裤脚,摘也摘不尽。

苍耳是菊科苍耳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别称卷耳、施、苓耳、地葵、白胡荽、胡荽子、苍棵子、刺儿棵、粘粘葵等。它生命力极强,田间、坡岭、路边、沟旁,到处都能见到它浅绿色的身影,夏季蔓成葱葱郁郁一片,高的可长到大半米深,农人都把它作为与庄稼争夺养分的杂草、害草,毫不留情地刈割。到了深秋或初冬,它那青绿色的带刺浆果成熟了,名曰“苍耳子”,一蓬蓬在枝杈间支棱着,不管是人是畜,只要经过了,苍耳子立马粘上了,就像小学课本里那篇课文说的,“苍耳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山洼……”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真彼周行。”在《诗经·周南·卷耳》中,年轻的女子边采集苍耳,边怀想远行在外的爱人,希望自己的这份思念化作一颗颗小小的苍耳子,伴随所思所念的爱人行至千里万里。有意思的是,苍耳子纠缠不休、缠缠绵绵的秉性,大诗人李白在诗中也有表述,他在去找城北的老朋友范居士吃酒的途中,粘连一身的苍耳子,“城壕犹往路,马首迷荒坡。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走到城壕边迷了路,在这荒野地,连老马都不识路了。不管多么珍贵的翠云裘,由着这些讨厌的苍耳子欺负吧,我还是赶紧去找老伙计喝酒去。

苍耳子是一味中草药,想来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是久病懂医的。他30多岁即患了风痹症,长期的流亡生涯使病情不断加重,到了晚年,四肢麻木疼痛,行走不便,十分痛苦。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居住时,杜甫写了一首《驱竖子摘苍耳》的诗,其中有“卷耳况风风,童儿且时摘”之句,他让儿子采集苍耳子,煮熟后外敷内食,以治疗风痹之疾。

苍耳子,味苦、甘、辛,性温,有小毒,归肺、肝经,具有发散风寒、通鼻窍、祛风湿、止痛等功效,用于治疗风寒感冒、鼻渊、风湿痹痛、风疹痒疹等症。苍耳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名为“臬耳实”,列为中品。后来,药王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食治方。《本草纲目》也有记载:“苍耳子,炒香浸酒服,祛风补益。”

苍耳子有很多妙用。记得小时候每至入冬,我脚上的冻疮开始发作,痒痒难耐。母亲用野地里采来的带有苍耳子的棵子,连同经了霜的老茄子棵儿一起熬水,将患了冻疮的手脚放在汤盆里浸泡,连泡大半个月就好了,以后也不再犯了。还用有苍耳子治鼻炎的方子,嫩时采摘浆果榨汁滴注,老熟后将苍耳子焙成深棕色后研粉,加蜂蜜团成药丸冲服,一般的鼻炎皆有疗效。

《诗经》里走来的小小苍耳,像极了那些顽劣不羁、喜欢搞点恶作剧的乡里娃,于我们确有着不小的裨益呢。



李鼎铭当年行过医

田家声

农工民主党派陕西省商洛市委员会

李鼎铭(1881—1947)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陕北著名的开明绅士,一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善事。而他曾经行过医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笔者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一书,得知李鼎铭先生青年时代因家贫寄居其舅父家中,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兼习医学。

1918年,李鼎铭开始在家乡一带济世行医,并和当地群众在桃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校,并担任校长之职。他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兼替百姓医病。1923年,李鼎铭因病辞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返回故里。这期间,他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

1930年后,李鼎铭一直住在陕西米脂县城内,继续悬壶就医,为家乡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1944年12月,在李鼎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四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亲自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专题发言。发言中就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知识、养成卫生习惯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意见,对发展边区的文教卫生事业起到了一定作用。

让中医药非遗项目“活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我国璀璨的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这些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价值和意识,体现着我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近些年来,我国非常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372个,并为非遗保护工作建章立制,极大地促进了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传统医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十大类别之一。如果说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那么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统文化里的“遗珠”。然而,在已公布的四批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医药只有33项,占很少的一部分,与中医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很不相称。

何因至此?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值得思考。其一,中医药非遗项目缺少认知和整理;其二,中医药传承人才的培养是个短板;其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中医绝技、中医药项目或传承人对非遗项目保护重视不够。这几点与公众对中医



张伯礼院士。

资料图

药非遗项目的认知度直接相关,大众传媒对中医药非遗项目的报道也不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

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根植于深厚的土壤之中,需要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中医药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亦是如此。天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

文化的城市,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颇具特色。特别是建卫筑城600多年来,津沽名医、“卫药”品牌等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烙上了深深的“天津印记”。就中医药非遗项目来说,天津有包括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非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一批独具特色的中医中药项目,他们不仅是天津中医药的

代表,更彰显了天津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特色。

此次,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联合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在《中国中医药报》等联合推出以“展示非遗风采,传承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天津市中医药非遗项目展示”专栏,正是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和担当。该专栏在全国有影响的专业媒体刊发,通过对天津市中医药非遗传承故事的述说与展示,以新颖通俗的形式展示天津市中医药非遗项目的风采,可谓创新了非遗保护的大众传播渠道和形式。让更多公众了解到天津市中医药非遗项目的历史传承、内容特色及文化内涵。增强大家对中医药非遗项目的认知,使公众深入了解这些非遗保护项目能够缓解疾病的功效,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承、传播,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此专栏的展示在全国尚属先例,专栏文章主要以天津市的国家级和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主。希望借此平台,让天津市的中医药非遗项目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发挥好维护健康之效。同时让中医药文化非遗项目得以“活起来”,并一代代地传承好、保护好、发展好。

“传承好针灸是我永恒的责任”

——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石学敏院士

“小小一根银针,正在从石学敏院士手中,传到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人手中。这些银针,通过他的弟子们接力,让更多患者的健康得到呵护。在传承过程中,也会让这样的一份仁爱之心,照亮更多人的生活。”

“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多身份,石学敏多了一个新身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针灸’代表性传承人。”

2019年8月,在“2019最美医生”发布仪式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石学敏在台上接受采访时,主持人如是总结。

“有人说我是鬼手神针,也有人说是银针外交,其实,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把中医针灸技术传承下去,让这古老的中医技艺造福更多的百姓。”面对众多赞誉,石学敏最看重的是“传承”二字,他表示,“把针灸传承好发扬好,让中医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传承,也正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生生不息之源头所在。

投身杏林 矢志不渝

石学敏1938年6月出生于天津市西青区。说起如何走上中医之路,石学敏回忆道,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缺医少药,家周边十多个村子只有一名医生,大多数人生了病只能硬扛。记得小的时候,发生过两次传染病,“一次是疟疾,一次是黄疸,一家子一家子地传染,村子里死了一些乡亲。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触动,最早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学医,医治好更多的人。”石学敏说。

中学毕业后,石学敏如愿考入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而正式接触针灸则是在他毕业两年后。1965年,他被派往北京参加全国针灸研修班学习,自此与针灸结缘。

石学敏回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对其一生都影响巨大的一批针灸专家,他们都经全国精选,有的是御医后代,有的是针灸流派传人,个个身怀绝技,让石学敏大开眼界。“那可真是学到宝了,作为一个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



石学敏院士。

资料图

我确实被折服了,也感到针灸大有精华可挖!”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后,石学敏还把学到的技术与其他同学分享。

此后50多年里,用小小银针为患者解除病痛成为他毕生追求。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摸索、拼搏,石学敏终于成为该领域的大家:由他创立的“醒脑开窍”针刺法,开辟了中风病治疗新途径;他还创建“针刺手法量学”,填补了针灸学发展的空白;先后发明“脑血栓片”“丹芪偏瘫胶囊”等药品,针药并用,创立了“中风单元”疗法,为治疗脑血管病开创了新思路。

寻规定标 传承有序

“刚刚接触中医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中医到底是什么,中医当中有很多谜,这些谜很可能就是宝,”石学敏说,“以往针灸在治疗脑中急救上,根本派不上用场。”

说起他创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醒脑开窍”针刺法,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说起。石学敏率先提出中风的根本在于“窍闭神匿,神不导气”的理论,提出“针刺手法量学”概念,填补了国内针灸学空白,结合药剂心理和康复训练,行成一整套完整的石氏中风单元疗法,针药

并举,所创立了“醒脑开窍”针法,在临床对数以千计的中风患者施治收到显著效果。该法不仅用于中风病治疗,在现代脑病、各种疑难杂症、痛症等方面也是卓有成效。

“针灸学属自然科学范畴,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的、科学的量学观,”石学敏说。“中医历史悠久,但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重师承和学派,各自为战,不能形成统一的规范化、剂量化、标准化程序,造成临床重复性受到限制。虽然临床取得良好的疗效,而难被西方主流医学所认同。”

他认为,中医也许有两条路,一条按照传统的方向发展,另一条就是中医的现代化,在中医精华和现代科学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能够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向推广发展,50年、100年后,中医将大放光彩。

为了使针灸治疗学走向规范化、剂量化、标准化,他带领课题组从临床到基础研究,将针灸治疗有效的130余种病症逐穴定位地进行手法最佳量学标准的筛选研究。对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两次针刺间隔时间等针刺手法的四大要素进行了科学界定,改变了历代针刺忽视剂量的状态,使针刺治疗由定性的补泻上升到定量的水平,填补了

针灸学历史上的一个空白。

医者师也 传道授业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病房楼里,已是81岁高龄的石学敏仍然坚持在一线。这里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慕名而来的患者,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中医的学生。在患者眼里,他是医术高超、宅心仁厚的医者;在学生眼里,他则是教导有方、德高望重的师长。

为了让医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他更是广收学生,为针灸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他先后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300余名,来自欧美、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生800余人。虽已耄耋之年,但他还在推广工作的一线,每到一处都亲力亲为,为患者看病,为学员带教,甚至踏上边疆偏远贫困地区,至今已在全国建立53个针灸分中心。自“醒脑开窍”针刺法创立以来,已推广至国内210多家医疗机构和国外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石学敏的带动下,国内针灸临床科研达到分子生物学水平。他们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百余项,获国家专利6项,出版专著50余部,其中《中医纲目》被专家誉为继《医宗金鉴》之后的一部中医临床划时代巨著。2007年,出版英文版《石学敏针灸学》,推向欧美,深受欢迎,被美国针灸考试委员会指定为考试指导用书;该书还出版发行了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广受欢迎。

2019年9月7日,中医界目光聚焦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暨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启动会”在这里举行。石学敏院士作了题为“醒脑开窍针刺法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的报告。他带领的针灸学科团队将立足于全国行业引领,进一步加强整体布局,加快推进中医针灸学领域的创新突破和普及推广。

“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医,就有中国的针灸。”即将结束采访时,石学敏对记者说,“健康是人的第一财富,医生就是人类健康的护航使者,传承好针灸是我永恒的责任!” (孙桂龙)